

萬集鄉下這些年

中国底层社会治理的
微观叙事与个案研究

余治平 著



上海三联书店

C14058140

D422.7
35

中国底层社会治理的
微观叙事与个案研究

余治平 著

萬集鄉下這些年



北航

C1745565

D422.7
35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集乡下这些年:中国底层社会治理的微观叙事与个案研究/余治平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 8

ISBN 978-7-5426-4861-7

I. ①万… II. ①余… III. ①农村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D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4209 号

万集乡下这些年:中国底层社会治理的微观叙事与个案研究

著 者 / 余治平

责任编辑 / 冯 静

装帧设计 / 汪要军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80 千字

印 张 / 11.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861-7/C·522

定 价 / 36.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引言

中国的历史就是农民的历史，得农民者得天下，古今一然。农民这个群体在许多时候都是一帮可以被动员的对象，都是一股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各种政权形式的填充材料，无数帝王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农民看作自己建立霸业、一统江上的过河津梁。

而在现代中国，如果没有农民这个群体，无论是革命战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或者是改革开放，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可是，就这么一转眼工夫，广大的农民阶级便掉队落伍，越混越差，直至跌入整个社会的最底层，当然，并不排除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通过自己的挣扎和打拼而先后成为身居高位的党国精英。

政府对广大农民及其所从事的农业、所生活的农村进行管理、统治、处置的方式，构成了底层社会治理的不同维度。但在古代中国的许多乡村，农民兄弟也可以对自己的家园实行自治，即便“皇权不到县下”，普通百姓仍能维持一种有伦不犯、有序不乱的生产生活节奏。官方统治与民间自治构成了古今中国底层社会治理的两个基本面向。

底层社会治理之有无及其水平之高低往往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

完善与欠缺、国家治理能力强硬与软弱的一块试金石。作为一种治理结果，整个底层社会的情态、状况、风尚、习气，则往往被人们统称为“世道”。而关注世道、筹划世道、建设世道、拯救世道，在任何时代恰恰都应该成为任何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与主动担当。

万集，是我的家乡，江苏的一个小镇，位于长江以北 200 里地，北宋苏辙笔下“帆樯避石壁，风雨随香烟”的那个洪泽湖向东 20 里地。因为生于斯长于斯，赤心游子漂泊在外经常魂牵梦绕。

余庄，父祖之土，衣胞之地，我的家园我的根，它只是万集镇下的一个水乡村落。

从只有 20 来户人家的余庄，到方圆 30 里的万集镇，间或延伸至不足 40 万人口的洪泽县，便非常自然地成为我透视中国底层社会真相与治理现状的一个孔眼。

村庄是有生命的，容不得说毁就毁，说灭就灭。因为追逐它的经济价值而消解它的文化价值，无疑是一种愚蠢之举。

三五千年以来，我们的乡村都生机勃勃，活力四射。因此它真实地构成了传统文明的源头和载体，同时也应该转化为现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古代中国许多璀璨夺目的文明成果基本上都是在农家田舍里演绎出来的。

被我们祖宗所排定的“士农工商”职业顺序中，是乡下人、做一个农民并不卑微。有田有地、出点力气就有口饭吃，骄傲得很。哪里像今天的农民一不小心就混得灰头土脸，走到哪里都跟见不得人似的。

土改运动，文革十年，传统乡村的家族组织、神祖崇拜体系惨遭解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建立了牢靠的伦理关系，借助于革命信仰的控制力，国家再乱，社会也还是有序的，乡村生活并没有被完全破坏掉。那时候的农庄，尽管穷点，但热闹着呢，不缺生命，不

缺人气，不缺故事。

然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浪潮来袭，加之有“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主义的急速催化，直接导致了城乡结构的二元对峙，乡下的一切都受到疯狂的挤压。资源匮乏而日益凋敝的农村，弱值而需要不断反哺的农业，不断被贫穷所困扰的农民，一时间全都被无情地甩在了这个社会的最边缘。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瘫痪，使得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无法下沉，接不了地气，乡村社会的核心瞬间丧失，其架构瞬间塌陷，农民的价值信仰体系也陡然就滑落到一种近乎真空的状态。中国的农民散了，像沙子一样被撒进城市各行各业的缝隙里；他们的心也跟着散了，始终都还没找到一个安顿处。

地方政府一直忙于抓 GDP，县长、市长们无一不热衷于建新城、搞拆迁，“招商引资”早就成为他们的工作重点，而根本顾不上底层社会的治理及其秩序的建构。集中并垄断了太多资源的城市，太繁华、太吸引人，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几乎可以忽略农村的存在。

按照这样的情势发展下去，万集镇连同它乡下的余庄，存在还是不存在，已经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趁着我们这代踏着乡土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人还有印象，赶快抢救出乡村的历史记忆、建立一份回望乡村的文化档案，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未来的人类不可能只有城市一元文化，乡村的消失，不仅荡灭了一种传统、一种民族符号，而且，牺牲的更是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社会，看不见，摸不着，但也有专属于自己的生态，作为当政者，你得尊重它，经营它，养护它，而不是践踏它，破坏它，不管它，放任自流，让它瓦解、陷落，自生自灭。比起不作为的态度，关心它、照顾它，顶一把、托一把，无疑是明智之举。

《礼记·礼运》说，“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儒家一向强调修齐治平的工夫实践，其理想不仅是要让人成其为人，而且还要让社会成其为社会。为我们所孜孜以求的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的、活力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满目苍夷、礼崩乐坏的社会。既要有政治、法治、武治，又要有德治、礼治、文治，这六治共同作用，交互融合，才能够真正赢得天下、国家，并对其进行改造和匡正。

社会是一本无字大书，身居其中的任何人都不敢妄称读懂了，读透了，但对于重建底层社会、重建乡村组织、重建农民的价值世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仍应该正确对待，有所担当，勉力为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太极图里的阴与阳，此消彼长，一退一进。政府太强势，操控欲太大，便很容易宰制社会，消解、淹没乃至吞灭掉社会的许多功能，社会跟在政治的后面亦步亦趋，日益与之同质化，而经常性的越俎代庖则必然导致社会的低能化、弱质化和病态化，因而最终，社会啥都做不来，啥事情都指望政府，出了问题又把账统统算到政府的头上。这是大政府、小社会的悲催命运。相反，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里，放水养鱼，政府的威权被稀释进社会之后，却可以造就出社会超强的自培育能力和自组织能力，风俗教化犹存，礼义文明井然有序。可当下的中国社会，浮躁、溃烂而败坏，体虚、多病而矫情，就像一个还没成长起来、更没发育好的“童养媳”，时刻都被“婆婆”严加看管着，丧失自身功能，高度依赖而导致高度残废，让人痛心疾首。

近些年来，我在沪上读书、写书之余，回乡采风察访、调查研究，虽屡屡往返于江南、江北之间，但仍嫌仓促，所涉议题、内容及其表达，难免走马观花，疏漏不周；而自暴家乡短长于天下，虽已对一些人一些事采用曲笔，或化其名，或易其主，或变其由，属辞隐晦，相随虚实，但也还可能因言而得罪于乡党亲朋，故尚乞见谅海涵。

目 录

引言

第一部 乡无郎：从“不留人”到“留不住人”

- 一、水抱余庄 3
- 二、人丁兴旺与“空心村”现象 9
- 三、从“晚稀少”到“独生子女” 18
- 四、“计生”洪泽 1984 22
 - 基于口述叙事与档案文献的考察
- 五、自加压力何其急 31
- 六、粗暴执行有没有 43
- 七、独生子女的问题与问题的独生子女 52
- 八、人口集中：走向新农村综合体与城镇化 58

第二部 谁种田：谷贱伤农与粮食安全

- 一、院士呐喊：无粮则天下乱 73
- 二、难守的“18 亿亩耕地红线” 78
- 三、受伤的耕地 87

四、谁来种地、谁还当农民？	99
五、“贱农”体制与身份歧视	107
六、“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122
七、秸秆焚烧：消极结果与被动处理	131
八、土地经营权让渡与非农化使用	142
 第三部 村学灭：“撤点并校”与文化沙漠	
一、消失了的“万集中学”	156
二、办不下去的村小	160
三、“一份满意的答卷”	164
四、所引发的后续问题	168
五、原因驱动与操作过失	177
六、“教育公平”再次倾斜	183
七、农村文化生态出现危机	190
 第四部 风俗变：礼教缺失与道德重建	
一、新闻纪事：变了味的丧礼	201
二、万集的乡风流变	215
三、“文革”万集的“移风易俗”	224
四、乡规民约与美政美俗	235
五、口述万集：贝怀泽的婚姻危机	257
六、惩罚不孝俩兄弟	266
七、口述万集：余家治丧正乡风	274
八、生日新过法：磕头改抽奖	287

第五部	闹出事：“信访不信法”、“上访捞好处”	
	——由“集访”、“非访”作所折射出的底层社会治理问题	
	一、口述万集：“信访”奇葩严厚芳	306
	二、拆迁矛盾何其多	311
	三、拆迁户闹到北京	314
	四、征地上访	317
	五、拖欠工资上访	320
	六、涉法涉诉上访	322
	七、其余集访种种	325
	八、化解在基层	329
	九、顶层设计缺失与基层干部难处	334
	附：完善群众诉求机制，保障公民权利救济	
	——关于进一步深化信访制度改革的研究报告	341
	参考文献	361
	致谢	365

第一部 乡无郎：
从“不留人”到“留不住人”

一、水抱余庄

这个大堤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由广陵太守陈登主持建筑，初为30里，始称“高家堰”。明永乐年间，河漕督运陈宣在武墩至周桥之间兴工修堤；明万历年间，总理河漕的潘季驯将大堤延筑至蒋坝。至清乾隆年间，大堤全部建成。石堤全长百余里，雄伟壮观，蜿蜒曲折共108弯，犹如一道坚固的水上长城。先人发明的筑堤成库规划和直立条式防浪墙坝技术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长堤沿线遍布名胜古迹，如高良涧青龙庵、三国时大将邓艾饮马池遗址、九龙湾、周桥大塘、乾隆御碑、滚水坝、黄罡寺、三河闸等。

洪泽湖及其大堤构成了淮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有道是:

3

泱泱大湖，烟波浩渺，阅尽万千美丽；
巍巍长堤，镇锁水患，铭刻沧桑岁月。

草泽河，^{〔2〕}起源于洪泽湖，开挖于唐朝长庆年间，明、清两代不断疏浚，^{〔3〕}六十里水路直奔白马湖，是两岸四镇（洪泽县的双沟、万集、仁和，金湖县的新隆）十六万人民的母亲河。草泽河两岸，是典型的江北水乡。这里水草丰美，盛产鱼、米、莲、藕。

万集镇，兴盛于清代。这里万姓、龙姓势力较强，先称龙集，后改万集。明清属山阳县，民国时为淮安县十区机关驻地。^{〔4〕}

余庄，位于万集街东三里路，余姓一直是这一带的大户人家。余氏家族，自明朝洪武年间^{〔5〕}从苏州阊门迁移到江北开始，世代代

〔2〕草泽河，原名“草子河”、“草字河”，参见《万集乡志·自然环境·河流》，第65页，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南京。今存明代万历年间的“新筑草子河碑记”称其为“草子河”，而民国“洪泽湖全图”（锌板）则称其为“草字河”，分别参见《淮安金石录》之《金属杂器》与《碑碣·刻石及附录》部分，第93、11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南京。

〔3〕明万历十九年，河漕督运潘季驯主持草泽河疏浚工程，拓深河道，加宽堤防，共做土方150余万立方，耗银27500.7两。万历二十二年春，河道总督舒应龙、按察院牛应元、监察院蔡才等人筹粮集草，义务捐工治河。整治后，底宽10米，顶宽4米，堤高2.4米，耗银7800两。清康熙三十九年再兴民工，加高加厚，并接长河堤，总长已达34公里，在河道中断建龙王闸一座，置涵洞10余座。见王德成主编《洪泽县志·水利·河道》，第25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北京。但据明“万历二十二年冬十一月”的《新筑草子河碑记》称：“筑堤长八千八百九十丈零五尺，底阔三丈，顶阔一丈，高七尺。”见《淮安金石录·碑碣·刻石及附录》，第11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南京。该石碑现存于洪泽县三河闸管理处。

〔4〕王德成主编：《洪泽县志·建置·乡镇》，第6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

〔5〕关于余氏家族从苏州迁入淮河流域的具体时间，余培清撰《余氏宗谱（万集支脉）续修·首序》（文稿一）则另存一说，“吾族祖居苏州，民心有德。当赶散期间，逗留之久，迟延到永乐十九年，通过缓协奉诏书才迁来淮安府山阳县西南十五乡”，究竟是在洪武年间，还是开始洪武年间、延续到永乐年间，待考。

居住在一起，至今已繁衍至第二十七代孙。^{〔6〕}就像中国许多传统村落一样，余庄也拥有自己的生命故事与历史记忆。

余庄的整个庄台簇拥在一艘船型村落上。

传说中，大清乾隆年间，得益于一位来自山东风水大师的指点，余姓先人精心打造了这块宝地。^{〔7〕}它四周环水，良田连连，碧波万顷，错综有致的水系将整个村落划分为前舱、中舱和后舱三个主体部分。

每个舱体都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寓意做人做事都应该把握分寸，得体恰当。前舱与中舱、中舱与后舱，以及前舱与西界、后舱与东界都有东西方向的小桥相连。

从东到西，砖木结构的祖屋，一字排开，整整齐齐地建筑在庄台的中前位，坐北朝南。站在每一家的堂屋里，往前看，距离南河边 80 米，寓意前程广阔，繁花似锦；往后看，距离北河边 100 米，寓意子孙久远，世代绵延。

〔6〕余庄，有广义、广义之分别。狭义的余庄只指位于船型庄台（含南、北小庄）上的村落，住户以余姓为主，金姓为辅，杂以张姓 1 户人家。而广义的余庄则指 1970 年 5 月设立的“向阳大队”（1983 年改称“纪繆大队”）的余庄生产队（亦称“六队”），1983 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则称余庄村村民小组，居住范围也从船型庄台延伸到草泽河堆旁的 11 户人家共 46 口人、灌溉河北的 1 户共 7 口人。本书所涉内容，多在狭义的余庄范围之内。

〔7〕明朝洪武年间，余姓家族迁徙草泽河北岸最早的居住地位于船型庄台东南方向的九牛汪北侧。九牛汪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水塘，是余家老宅前面的一个“聚宝盆”。老祖上传说，一年夏天，雷雨交加，狂风大作，曾有天上九头水牛下凡来这里打闹栖息，其中的一头因留恋人间胜境，竟然忘记归返，耽误了回程，天公震怒，便发落它永远呆在地上，助人耕耘，丰人口食。这头水牛便托梦给余家老祖，要求把这个大汪塘留给它用，作为交换，余氏家族西迁一里路就会得到一块风水宝地，保证家业兴旺、子孙繁盛。余家老祖遵嘱，不敢怠慢，会同金姓人家和外迁而来的其他堂号的余姓人家合力而为，堪舆选址，围绕先祖手植的大榆树，圈地一百八十亩，布局沟渠，设计房舍，挖河夯土，筑路修桥，造屋植绿，终在乾隆三十一年建成水绕五座的船型庄台。后世两百多年来，余庄的水牛一直出名，力大、肉鲜、模样好。余崇贵爷爷烟袋杆子上所缀的一个白牛和田玉佩就是与九牛汪传说有关的一件祖传信物。

每家祖屋的后面都有一簇茂密的竹林，从东到西，形成一排，环抱着房屋。房子外面是清水绿竹，很有田园情调。后院有竹子，寓意人品清纯，家道四季常青，经得起寒冬考验，生活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竹子长高了，可以砍伐下来，编织成篮子、庖簍、筛子等农业生产和生活用具。秋冬季节，竹叶落下还可以烧火做饭。

1966年“文革”之前，中舱右侧还有两棵高高大大的榆树，传说是老祖上从苏州阊门迁居江北时亲手种植的，树龄竟有五百多年，树荫很大，其直径十个人手联手都抱不过来，其高五六十米，就像船的桅杆一样坚挺，高高耸立，草泽河上的行船在十里开外都能望见。^{〔8〕}周围十里八村的乡亲每逢三月三古树吐青的时候都来敬贡、烧香，被后世的民俗学家叫做“社树膜拜”。

沟东桥口的内侧，马路之南，靠近河边，有一个祭祀土地老爷的社坛，每年大年初一和二月二“春社”的一大清早，庄上人都会提点猪肉酒菜前去烧香祭拜，以求保佑一家老少平平安安、大吉大利。^{〔9〕}

余庄中心庄台外的左后、右后两侧还分别建有一个小庄台——南庄、北庄，俗称前庄、后庄，也是四周环水，就像两个巨大的划桨，在水中不停摇曳着。前庄、后庄的两个桥口都设在小庄台的东南方位，一方面取日升之象，寓意生机勃勃，动力无限，另一方面又使小庄台顺水划桨而不至于呛水。

风水大师当时就预言，这里船行顺畅，丁口兴旺，兵马不入，保证纳财、出人，至少有八百年的安康泰平。余氏祖上，世代务农，精耕细作，勤勉持家，省吃俭用。至民国时，已积攒良田百余亩，可以雇佣长

〔8〕余培清老人家曾为余庄古树赋诗曰：“咬定大地不放松，立根原在深土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见《余公培清先生文集·诗赋》（文稿一）。

〔9〕2008年左右，大家集资，余庄的“土地老爷”已经被搬迁到草泽河堤上了，在与缪庄搭界的地方，建有一个简易水泥小屋，供人们跪拜，香火依然不断。

工、短工。余庄周围的良田，基本都是余家祖上的家产。耕读之家，虽没有大富大贵，但也比较殷实。1948年淮安解放以后，家境便陡转直下。就是这个庄子，历代以来，男性人口比例一直较重。兵荒马乱的岁月，各色人马多少次从草泽河大堤上行军拉练，都没踏入庄台一步。